

女 織 郎 牛

牛郎織女

——詩劇

吳祖光戲劇集之一

牛 郎 織 女

(劇 時)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每冊定價幣一元八角

著 者 吳 祖 光

發 行 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印 刷 者 開明書店

有 著 者 權 不 准 翻 印

吳祖光戲劇集 正氣歌(三元) 風雪夜歸人(三元) 少年遊(三元)

(90P.)

牛 D405

詩劇版題眉

三十年，我在重慶城郊的北溫泉開始寫構思已久的「牛郎織女」話劇本。當時因為寫作上的一些困難問題不易解決，同時也不願意想得太苦，就擺下了。次年春天，朋友們準備藉演戲為名，去逛一下久已渴慕的成都，「牛郎織女」便被列為劇目之一；爲了「限時交件」的緣故，我被一個人關在唐家沱鄉下我們的「小別墅」裏趕戲。導演張駿祥兄規定我戲不完成，不准進城；所以我是一早到晚不停地工作的，全劇十天功夫寫成；有生以來，從沒有這麼緊張過。

現在離開了四川，回想到四川的風景，實在是非常非常可愛的；尤其唐家沱襟山帶水，春來時蒙茸遍野，有無限宜人的寧靜。但那時我心不在這片原野，簡直不能忍受這不盡的綠色的寂寞。但是重慶山城的迷霧又能給我什麼呢？寫牛郎厭倦人生的繁瑣，寫織女不耐雲海的淒涼，這矛盾老實是我自己的心情。

這以後，這劇本曾在很多地方上演，有朋友說這似乎是個更好的歌劇題材。我是想試一試寫歌劇的，但是在中國我還難找這種例子供我學習。這回仍是張駿祥兄的敦促，決定改寫成部份的歌劇，把牛郎，織女，王母娘娘，老牛，四個人（我不能說是四個牛）的部份對話改成詩。我畏懼這工作的艱難，拖了很久，終

於在駿祥兄的催逼裏寫成。我不會寫新詩，也不會寫舊詩；所以這裏所表現的恐怕有點又不像新詩，又不像舊詩，同時又有點好像舊戲的味道，我自己也實在說不出它是好是壞來。

好像在重慶有那一位先生批評過「牛郎織女」，說是：沒有什麼意識，吳祖光只是受了一種詩情的誘惑，作一次文章的遊戲而已。說我被誘惑，作遊戲，我不敢反對的，因為我的確沒有，也不會有意识地意識什麼的。不過這一回又改寫詩劇，我希望不致再被誤會成又作一次遊戲；我只是在嘗試，在學習，並且這「過程」是不無痛苦的。

這裏出的是「詩劇版」，以其有別於「話劇版」也，故以題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詩經：秦風

序

三十一年夏天。

不知是怎麼的？二十幾天沒有下過雨了，日頭毒得像一盆火，每天從一清早爬上窗子起，就溜溜兒地晒它一整天，這一整天就在揮汗如雨之中過去，叫人覺得真個是度日如年。

但是老天爺到底是慈悲的，它雖然常給人許多痛苦，可也給了人快樂。這麼熱的天氣，所以仍舊教人能夠從容度過，就爲了是我們還有着兩付救苦救難的清涼散：一付是朋友的關切與微笑，另一付是夜來時——太陽終於下了山——同朋友們坐在草地上，在星空下，消受那明月與清風。

同是這樣的草地，同是這樣的星，月與風，然而我們的童年與童心卻在這年的風月中悄悄地溜走了。誰都有他的童年，誰都愛惜他自己的童年，當我跨進我記憶的國土時，我似乎覺得，重新把失去的童年捉住了。

捉住了麼？真捉住了麼？沒有啊！永遠也不會再回來了啊！「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成人的罪惡，難解難說的心事，那裏再勻得出一

點點地方來容納下清得像水一般的童年呢？

然而我再也不會忘記的，在早已過去的那許多夏晚，坐在草地上，同祖母，同父親，同母親，同姐姐弟弟妹妹們在一起的時光，看着沒遮攔沒邊沒沿的天空，看着乳白色的柔軟的銀河，看着像頑皮孩子眨着的眼睛的星斗，曾經引起多少說不出的遐想。祖母念着唐詩：「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便指着天上的星羣，順嘴講述牽牛郎同天孫織女的故事，講着太白星的故事，北斗七星的故事，孩子們就都睜大了眼睛聽得出了神，想着天有多高啊！多深啊！多遠啊！又是多好玩啊！

少說也有十幾年了罷，大人變老了，孩子們變成了大人，只有天，仍舊沒有變，仍舊是那麼高！那麼深！那麼遠！那麼難於索解——我將不再說它是「那麼好玩了」。

今天夜裏，又坐在草地上看天，卻仍舊不能絲毫瞭解天空的奧秘。便是連當年祖母講過的牽牛郎同天孫織女的故事也都記不清了。

不瞞你說，我的朋友！人真是辛苦啊！渺渺難期的希望，不可避免的痛苦，攔不住我們有時會對生活感覺一點厭倦罷？也攔不住我們對另一個世界有所希冀，有所幻想罷？

今夜，又望着天空，如同一切的年青人所想過的，我想乘風飛去，御空而行，去摘取天上的星斗，像我們的詩人一樣，周流乎天，攬觀四極……然而我也知道，這只是個幻想罷了，我們自從出世便在地上生了根，出生，成長，直到生命的終結；這一連串的悲歡苦樂，同我們的土地根本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另一個世界在那裏？那是比牛郎同織女的隔河相望，還要虛無，還要縹渺。

然而我們爲什麼不爭取這樣的一個權利呢？一個「幻想」的權利，把那另一個世界作我們永遠的希望不好嗎？縱然她離我們還太遠，摸不着，挨不上，可是我們何妨去想她，愛她，去盡力接近她。我們將從不停的進取之中得到一切，而且必然會得到一切，那怕是那麼遙遠的，難期的，像在暗夜裏摸索着光明似的渴望。

因此，今夜晚我真上了天，接近了我所渴想的。我從大熊星的七個星座裏穿行，我抓住了太白星的白鬚子，我橫跨在天河之上，左手拉住了牽牛，右手牽着織女，並且聽他們對我敘述了他們的悲歡離合的故事；那故事或許跟祖母講的不盡相同，然而卻是動人的，美麗的，像個迷人的夢。

就算它是個夢罷。夏天的夜晚，經過一整天的苦熱，趁着這晚來的涼風，我就把牛郎同織女的故事重講一遍好嗎？

這故事是動人的，美麗的，是所有的年青人都愛聽的——

全劇人物

哈哈兒
媽媽
哥哥
嫂嫂
牛郎
老牛
胡公公
王小二
王老板
孫九奶奶
孫九老爺
織女

王母娘娘
金童
玉女
風神
雷神
電神
雨神
花神
太白金星
小男孩
小女孩

全劇分幕

第一幕	第一場	牛欄
	第二場	原野
第二幕	第一場	雲海
	第二場	天涯地角
第三幕	第一場	九霄雲外
	第二場	天河
	第三場	原野
第四幕	鵲橋	

第一幕

第一場

人物： 哈哈兒 媽媽 哥哥 嫂嫂 牛郎 老牛

以下都是牛郎同織女講的——

他們說：早就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那是很早很早以前了。

牛郎生長在農家，他是個放牛的孩子，但是他貪玩，他好胡思亂想；他不肯幫哥哥種田，不肯幫嫂嫂車水，更不愛幫媽媽忙那些家長裏短的雜事。每天清早起來，天還沒有全亮，懷裏揣一點乾糧，就牽了他那匹老牛出了門，穿阡度陌，翻山過嶺，不到天黑不回家。所以哥哥總在生他的氣，嫂嫂也憎嫌他，媽媽雖說想給這小兒子護個短，可是也真是無從護起，只得乾瞧着沒法子辦。牛郎可不管這些，一意孤行，老跟老牛在一塊兒嚙，就沾上了這一身牛脾氣。

有一回，是夏天裏的一天。

那天，因為黑夜快來了，太陽就悄悄兒爬下了山，太陽的尾巴在西山頂上晃起了滿山的紅雲，可是當黑夜把它的大黑翅膀慢慢兒地向地面張開的時候，那紅雲就暗了，淡了，偷偷

兒地跑了，跑得連影子也不見了。

天一黑，天上跳出了一天星。

星光照見了夏天的原野，原野上的晚風吹動了野草和山花。

野地上，用那些大大小小的，長短不齊的木板子搭成了一個露天的圍欄。稍微高起的那一塊，是出入口的門。這是一個牛欄，是牛郎的老牛的家。

牛欄裏，除去一個飲水槽之外，還有一堆乾稻草，有時候牛郎放牛回來，不願意回到屋子裏，就常常在那上面睡一宿。

今天，牛郎又是牽着老牛走遠了，還沒回家，所以這晚上雖然星星都出來了一大陣子，牛欄裏可還是空的。

星星在閃，風在吹，草裏的小蟲子「唧唧」地叫個不停。

隔壁有孩子聲音在唱；草裏的蟲聲像在給他打着「點兒」：

「小小子兒，坐門墩兒，哭哭啼啼，要媳婦兒……」

有過路人的聲音插嘴問一聲：

「要媳婦幹什麼？」

孩子頑皮地反問一句：

「你說呀！幹什麼？」

聲音漸漸壓低了，從牛欄左邊，踏着腳走出來一個人影子，是一個還梳着抓髻的娃娃，

摸索到了牛欄邊不唱了，他扶着牛欄往裏看，看水槽邊，稻草堆上都是空的，他就笑了，就吐出了一口長氣。

他扶住了牛欄，四望無人，便翻身爬到欄裏來。

那孩子仰天倒在稻草堆上，躺得舒服了，口裏又唱起來：

「小小子兒，坐門墩兒，哭哭啼啼，要媳婦兒。

要媳婦幹什麼？

點燈，說話兒。

吹燈，作伴兒。

明兒早晨起來梳小辮兒。」

他突然停住了，翻過身去，蜷曲起身體，想藏起來，因為牛欄右邊的牛郎的住家這時候有了響動，好像是有兩個人的聲音在喊：「牛郎！牛郎……」那女人聲音是充滿着愛撫而且焦急的，是牛郎的媽媽的聲音。那男人聲音，是哥哥在喊，哥哥又動了氣，很暴躁的樣子。

見沒人答應，那喊聲就越來越近了。

三個人走到牛欄門口，前面的是媽媽，然後是哥哥同嫂嫂，哥哥手裏還拿着燈籠。

哥（一路走一路說）這個懶東西！一整天了，連個影子都不見。

媽（已經走到牛欄門口，不自禁地）輕點兒，也許他在這兒睡着了。

哥 噢？這是怎麼說的？我們不就是要叫醒他！

媽 （分辨）不是怕叫醒了他。要是他已經睡着了，就明天再說罷。

哥 （一肚子沒好氣）沒那麼好事，明天？明天天沒亮，又騎着老牛出去了。

【媽身子一歪。

【哥哥連忙扶住她。

哥 您走好了。

哥 （用手撥着外面的門閂）看！原封兒沒動，還是一大早兒出去的，一直就沒回來。

媽 （焦急地）怎麼還不回來呢？進去看看再說。

【哥哥打開門，三個人走進牛欄來。

【哥哥舉起燈籠四面一照。

【那孩子躲也沒處躲，就讓燈籠照上了。

（驚叫）那不是……

（驚喜）睡着了！

哥 （有點着惱）……可是牛呢？

【那孩子仍舊面孔朝裏，動也不動。

哥 (大聲) 牛郎 !

媽 (俯下身子) 牛郎，你醒醒。

【那孩子再也忍不住笑起來。

哥 誰跟你開心 !

【那孩子大笑，忽然跳起來。

【燈籠的光便照見了他的臉。

哥 (燈光耀着自己的眼睛，看不清楚，向後一退) 誰？你是誰？

嫂 (走近一步) 這不是哈哈兒嗎？

媽 (出乎意料之外) 你不是趙家的哈哈兒嗎？

哈 (歪着頭，又清又脆的聲音) 是哈哈兒。

媽 這孩子！這半夜三更的……

哈 我來玩兒……

媽 (詫異) 這半夜裏有什麼好玩兒的？

哈 不，我找牛郎玩兒……

媽 (一怔，答不上來) 牛郎……

嫂 牛郎早就睡了。

哈 (大笑) 騙我，騙我！你們不是在找他嗎？他還沒回來呢，老牛也沒回來呢。

媽 那你知道他那兒去了？

哈 (又坐在草堆上，搖頭) 不知道，我等他。

嫂 該睡了，回去吧。

哈 (任性地) 不。

媽 該回去了，你媽也在找你呢。

哈 (又笑了) 您忘了我沒媽了？我跟我大爺過日子的。

嫂 那你大爺也該找你了。

哈 您也不知道？我大爺就不疼我。

嫂 那也該睡了，是睡覺的時候了。

哈 睡不着嚟。

哥 (暴發) 怎麼那麼些麻煩！走，走，走！

哈 (一掀站起來) 不走！

哥 (大聲) 不走我打你！

哈 (也攢起小拳頭) 敢！